

“被大众化”的中国高等教育

姚尧¹, 刘辰²

(1.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2. 衡阳师范学院 南岳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2)

摘要: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为应对国内外挑战和市场经济的机遇,在不足十年的时间里,通过高校扩招的手段完成了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其发展规模和速度是惊人的。但在进入大众化的过程中不免存在重形式、轻内容的现象,只是盲目地达到了量,难免忽视了质。

关键词: 大学; 高等教育; 被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884(2014)08-0149-02

1 何谓高等教育大众化和被大众化

1973年马丁·特罗发表《高等教育大众化量的发展和质的变化》的文章,由此提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理论,他将高等教育分为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三个阶段,又以15%和50%作为三个阶段的划分依据,当龄青年进入高等学校的入学率达到15%~50%,从量上讲该国高等教育达到了大众化阶段,如果这个比值低于15%则处于精英化教育阶段,若高于50%则处于普及化阶段。本文所探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更是一个质的范畴,质的变化包括教育功能的扩大、教育理念的改变、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教学方式与方法、课程设置、入学条件等一系列变化。

我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一味地追求量变而忽视了质变,从而引发后大众化时代的一系列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例如政府对于高校行政干预过多、相对高额的学费导致农村生源失去竞争力、高校办学资金难以保障、师资队伍不容乐观、高校市场化趋势、毕业生失业率高等问题。笔者认为我国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我们只是在这个体制内被大众化了。何谓高等教育被大众化?笔者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滞后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政府在不提高软、硬件建设的前提下,一味地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导致大学培养出的人才相对过剩,从而引发一系列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则称其为“被大众化”。

2 我国高等教育“被大众化”过程中的问题

2.1 毕业生就业状况不容乐观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处于精英化教育阶段。自1999年,国家开始决定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当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达到275.5万人,比1998年增长了47.3%,在校人数达413.4万人,比1998年增长了21.3%,成人高校招生数也增长了15.7%,普通和成人高校在校生产计总数达到718.9万人,比1998年增长了15.4%,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出现快速增长的态

势^[1]。截止到2009年,全国高校录取人数达到629万人,录取率高达62%,在校人数达到2144.75万人,该年大学毕业生总人数为549万人,保守统计有165万人处于待业状态,失业率超过了30%,而且,在年复一年的毕业生大潮中,这个基数还在增加。

大规模扩招不但导致社会的需求与人才的供给出现了严重不协调现象,还造成了大学毕业生薪金极低的窘境。大学生曾是“天之骄子”的代名词,而如今正演变成“平民”。政府和家庭为大量平庸的学生支付教育经费,让他们汇入高等教育的通货,只能导致高等教育的贬值,当接受教育的人数超过实际所需要的人数时,即会出现教育无产阶级的^[2]。近些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成了社会和教育热点问题,也是中国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无法逃避又亟待解决的难题。

2.2 教育结构矛盾突出,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

其一,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失衡。目前我国在校的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比例大约是75:36:4.6:1。专科教育的规模是本科的2.08倍,本科以上的教育严重不足,难以适应改革开放后期我国对于高级人才和学术人才的需求。乍一看,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了,培养出的大学生数量也增加了,但实际上“用人荒”问题依然未得到解决。

其二,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不合理,难以满足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长期以来,国家的大学专业设置存在着文理科和学科型专业偏多、工科和应用类专业较少的布局,近年来,与高新技术产业、支柱型产业相关的专业发展速度缓慢,发展规模较小,发展水平偏低。例如,汽车、电子通信、机械设备与制造、石油石化、现代服务业等专业人才供不应求,而历史、政治、生物、文学等传统学科毕业生则是供远大于求。可见,扩招不仅没有解决稀缺专业人才的供给,还使得原本就难以就业的专业雪上加霜。

其三,高等教育形式结构和各类教育发展不协调。由于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脑力劳动、轻体力劳动的传统

认知,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形成了普通教育优于职业教育的思维定势,如今普通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占的比重过大,职业教育不受重视、层次和水平过低、生源质量低、办学条件差。而当前劳动力市场恰恰亟需应用型人才。高等教育的扩招,不仅没有使职业教育发生质变,反而使原来只能进入职业学校的学生有了机会进入普通高校,使得职业学校生源质量更加不乐观。

2.3 高等教育办学质量问题

为什么如今的大学教师水平提高了(大部分高校教师都拥有博士学位),学生的基本素质也优于过去,但是高校培养出的大学生总体质量和竞争力不如过去了。这个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高校的迅速扩招。

其一,扩招引发了生源质量问题。在古代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之后就可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参加科举的考生一般都是经历了激烈“厮杀”才得以取得功名,脱颖而出的仕子水平自然是高人一等。改革开放后的高考虽不像科举那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绝对也是选拔人才的高水平测试。高考的录取比例已经从1977年的4.9%到如今的70%。扩招使得更多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也不乏一部分学生是受到父母、同辈群体、社会的影响被动地接受教育,他们并没有很强的求知欲,往往只是混文凭,把大学学历作为今后工作、生活的跳板。

其二,教学与科研的矛盾导致高校自身定位不合理。在现代大学,大学的职责不只是教学,还担负着科研与服务社会的职能;教师的职责也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更多时候充当着研究者的角色。如果大学教师偏重教学,那么人家则会说你没水平,如果偏重于科研,又会被指责忘本。那么在大学中教学与科研孰轻孰重,如何寻找教学与科研的平衡点成了难题。近年来,由于教育评价模式单一,大部分教师把教学当成副业,把科研作为主业。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还是制度问题,我国高等院校对教师的评估主要是以科研成果的多少为标准,科研成果直接关系到教师的职称评定、奖金等最现实的问题,而教学评价往往过于形式化。

3 我国高等教育“被大众化”反思

不可否认,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3]。任何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是要积极应对大众化进程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并在“危难”中寻求机遇,不断丰富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和实践。

3.1 穷国办大教育,欲速则不达

我们是一个教育大国,高等教育在校生2 700万,但却不是高等教育强国,更不是一个教育富国。中国的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42美元,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2010年02月21日凤凰网教育)。1993年我国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一次明确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要占GDP的4%,直到20年后的2012年我国才勉强实现这个数字,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4.8%,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加明显。经费的增长速度远低于高校扩招

的速度,大学生人均教育经费难以得到保障,导致高校教学、科研、食宿都大打折扣。

3.2 与时俱进,不断反思

20世纪70年代后,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知识更新速度之快更是让人无法想象。就连特罗教授自己都在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认识到了自己理论中的不足。他曾在1978年提出“我关于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变化也将沿着美国大众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假设性预示,现在被1973年以来的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所证明是明显的错误的”。我国自1999年连续扩招4年之后,高校的扩招规模出现了明显放缓的趋势,2003年,北大、清华、人大等几所高校宣布不再扩招,同年武汉大学也宣布本科生比去年缩招1 000人。其实,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越高,越能显示其精英教育的重要地位。美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0.9%,几乎人人都有机会接受不同形式的高等教育,但是这并不影响“常春藤”名校的统治地位,大批世界各地学子照样趋之若鹜,因为这些学校是真正的精英教育。在我国,面向21世纪的挑战,同样建设了一批“211”“985”重点高校。这既满足了人民大众不同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又保存了精英教育的纯粹性。

3.3 经费来源多样化

中国的高等教育准确地说应该是“被大众化”而非大众化,这其中政府有太多的无奈,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全面腾飞的重要时期,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足以完全支撑我们的高等教育,这个时期适时引入市场机制,不失为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一方面国家减轻了负担,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可以通过交学费接受高等教育,使高等教育更加“亲民”。但问题接踵而至,民办院校和地方院校无休止的扩招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大学校长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筹钱、搞创收,其根本出发点并不是放在学术问题上。

3.4 他山之石未必可以攻玉

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最早只是针对美国社会提出的,就连他自己也承认自己的理论并不适用于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正是由于这样,日本、英国、德国等国的学者都对大众化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从而发展了本国高等教育。对于后发外生型的中国高等教育而言,可以吸收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精髓,却不能教条地对待这个理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一定要基于我们的实践,又要超越现实,对未来具有指导意义。在理论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我们要结合本国国情,以减少盲目大众化带来的不良影响。同时,不但要立足当代更要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文化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只有当这些因素协调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才会愈发顺利。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 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简况[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 [2] 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 [3] 喻军,张泽强. 中国和新加坡高校法制教育的比较与启示[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83-86.

(责任校对 谢宜辰)